

王蒙
毕淑敏
陈忠实
蒋子龙
张贤亮
梁晓声
张抗抗
肖复兴
叶兆言
虹影
叶辛
徐坤
苏叔阳
王小妮
曹乃谦
林白
石钟山
叶文玲
方方
残雪
格致
王蒙



王蒙
毕淑敏
陈忠实
蒋子龙
张贤亮
梁晓声
张抗抗
肖复兴
叶兆言
虹影
叶辛
徐坤
苏叔阳
王小妮
曹乃谦
林白
石钟山
叶文玲
方方
残雪
格致
王蒙

学 生 阅 读

名家美文

XUESHENG YUEDU MINGJIA MEIWEN



YZLI08901270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生阅读名家美文·感恩卷 / 蒋子龙 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387-2863-7

I. 学... II. 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11651 号

出品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张四季

责任编辑 李天卿

装帧设计 孙 俪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学生阅读名家美文·感恩卷

蒋子龙 等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 185 千字 印张 / 9.5

版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14.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001 学会感恩/肖复兴
- 005 爱是不能比的/毕淑敏
- 008 家的快乐有时在房子外面/蒋子龙
- 013 永在流动的青春河/叶辛
- 017 家，不思量，自难忘/苏叔阳
- 019 人这一辈子/石钟山
- 022 一个好家给人的怀想/方方
- 026 我们要吃苦/王小妮
- 031 仅仅是为了爱/虹影
- 034 相依为命的和谐/蒋子龙
- 037 路远不胜金/毕淑敏
- 039 关于“罐头”的记忆/梁晓声
- 050 生命不仅属于自己/肖复兴
- 052 无法抚慰的岁月/张抗抗
- 056 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曹乃谦
- 062 家学渊源/叶兆言

001

感恩
卷

- 064 躲在镜子后面/格致
- 072 回家过年/徐坤
- 076 感激棉花/王小妮
- 079 春天的丝绸/虹影
- 082 十年黑土梦/张抗抗
- 085 父亲的话题/叶兆言
- 091 妈妈的饺子/毕淑敏
- 096 窗前的母亲/肖复兴
- 099 做母亲的压力/蒋子龙
- 103 母亲/叶辛
- 108 妈妈，谢谢您/苏叔阳
- 110 师恩长如泉/叶文玲
- 114 我爱喝稀粥/王蒙
- 118 娘舅大于天/方方
- 123 回忆父亲/林白
- 128 我擦洗着我爸爸的脸/王小妮
- 135 在敬老院/王小妮
- 140 注视父亲爱一个人/虹影
- 143 六十岁说/陈忠实
- 147 平安即福/肖复兴
- 151 我和共和国/叶辛
- 154 非血之爱/毕淑敏
- 156 故乡在远方/张抗抗
- 160 儿子的忏悔/曹乃谦

- 186 细心/叶永烈
189 你是一部志书/叶文玲
197 我的第一位精神导师/残雪
204 自己的房子/王小妮
208 给痛苦加一勺糖/虹影
210 与军徽擦肩而过/陈忠实
221 我和橘皮的往事/梁晓声
225 回答海浪/毕淑敏
228 别亦难/叶辛
233 你在满天星斗中/叶文玲
236 闲话久长/叶辛
240 家的疆域/毕淑敏
243 我的小学/梁晓声
258 回家/王小妮
267 笔/梁晓声
272 国家的投影/蒋子龙
276 忘却的魅力/王蒙
279 行礼/徐坤
283 内心的故乡/林白
287 童年情结/叶辛
293 心安即福地/张贤亮

学会感恩

◆ 肖复兴

西方有一个感恩节。那一天，要吃火鸡、南瓜馅饼和红莓果酱。那一天，无论天南地北再远的孩子，也要赶回家。

总有一种遗憾，我们国家的节日很多，惟独缺少一个感恩节。我们可以东施效颦吃火鸡、南瓜馅饼和红莓果酱，我们也可以千里万里赶回家，但那一切并不是为了感恩，团聚的热闹总是多于感恩。

没有阳光，就没有日子的温暖；没有雨露，就没有五谷的丰登；没有了水源，就没有生命；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自己；没有亲情友情和爱情，世界就会是一片孤独和黑暗。这些都是浅显的道理，没有人会不懂，但是，我们常常缺少一种感恩的思想和心理。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小时候背诵的诗句，讲的就是要感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衔环结草，以报恩德；中国绵延多少年的古老成语，告诉我们的也是要感恩。但是，这样的古训并没有渗进我们的血液，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无论生活还是生命，都需要感恩。

蜜蜂从花丛中采完蜜，还知道嗡嗡地唱着道谢；树

叶被清风吹得凉爽，还知道飒飒地响着道谢。但是，我们还不如蜜蜂和树叶，有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忘记了需要感恩。

没错，感恩的敌人，是忘恩负义。但是，真正忘恩负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我们常常对别人给予自己的帮助和情谊、恩惠和德泽，以为是理所当然，便容易忽略或忘记，有意无意地站在了感恩的对立面。难道不是吗，我们父母给予我们的爱，常常是细小琐碎却无微不至，不仅常常被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这样，而且还觉得他们人老话多，树老根多，嫌烦呢。而我们自己呢，哪怕是同学或是情人的生日，都不会错过他们的 party，偏偏记不清父母的生日，就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懂得感恩的人，往往是有谦虚之德的人，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知道要躬身弯腰，便是属于前者；感受上苍懂得要抬头仰视，便是属于后者。因此，哪怕是再比自己弱小的人给予自己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帮助，这样的人也是不敢轻视、不会忘记的。跪拜在教堂里的那些人，仰望着从教堂彩色的玻璃窗中洒进的阳光，是怀着感恩之情的，纵使我不信上帝的存在，但我总是被那种神情所感动。

恨多于爱的人，一般容易缺乏感恩之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千里愁不尽，一川恨无穷；心里被怨愁怨恨胀满的人，便容易像是被雨水淹没的田园，很难再吸收进新的水分，便很难再长出感恩的花朵或禾苗。

不懂得忏悔的人，一般也容易缺乏感恩之情。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人，往往惟我独尊，一切都是他对，他



从来都没有错，对于别人给予他的帮助，特别是指点出他的错误弥补他闪失的帮助，他怎么会在意呢？不仅不会在意，而且还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帮助觉得是多余是当面让他下不来台呢。这样的人，心如冰硬板结的水泥地板，水是打不湿的，便也就难以再松软得能够钻出惊蛰的小虫来，鸣叫出哪怕再微弱的感恩之声来。

财富过大并钻进钱眼里出不来，和权力过重并沉溺权力欲出不来的人，一般更容易缺乏感恩之情。因为这样的人会觉得他们是施恩于别人的主儿，别人怎么会对他们有恩需要回报呢？这样的人，大腹便便，习惯于昂昂乎走路，已经很难再弯下腰来、蹲下身来，就更难于鞠躬或磕头感恩于人了。

虽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感恩一定不要仅发于心而止于口，对你需要感谢的人，一定要把感恩之意说出来，把感恩之情表达出来。美国曾经有这样一则传说，一个村子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饭，母亲端上来的却是一盆稻草。全家都很奇怪，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母亲说：我给你们做了一辈子的饭，你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称赞一下饭菜好吃，那和吃稻草有什么区别？连世上最不求回报的母亲都渴望听到哪怕一点感谢的回声，我们对待别人给予的帮助和恩情，更需要把感恩的话说出来。那不仅是为了表示感谢，更是一种内心的交流，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们会感到世界是这样的息息相通而变得格外美好。

我在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湖南两姊妹在小时候一次落水，被一个好心人救起，那人没有留下姓名走

了，两姊妹和她们的父母，觉得生命是人家救上来的，却连一声感谢的话都没有对人家说，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个恩人。他们整整找了二十年，两姊妹的父亲去世了，她们和母亲接着千方百计地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位恩人，为的就是感恩。两姊妹跪拜在地上向恩人感恩的时候，她们两人和那位恩人以及过路的人们都禁不住落下了眼泪。这则事情让我很难忘怀，两姊妹漫长二十年的行动告诉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对有恩于你的人表示感恩。而感恩的那一瞬间，世界变得是多么的温馨美好。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几年前的一件事情。那天，我在崇文门地铁站等候地铁，一个也就四五岁的小男孩，从站台的另一边跑了过来，因为是冬天，羽绒服把小男孩撑得圆嘟嘟的，像个小皮球咕噜了过来。他是问我到雍和宫坐地铁哪边近？我告诉他就在你的那边，他高兴地又跑了回去，我看见那边有他的妈妈在等着他。等了半天，地铁也没有来，我走了，准备上去打个“的”。我已经快走到楼梯最上面的出口处了，听见小男孩在后面“叔叔，叔叔”的叫我。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站在那里等他，看着他一脑门子热汗珠儿地跑到我的面前，我问他有事吗？他气喘吁吁地说：“我刚才忘了跟你说声谢谢了。妈妈问我说谢谢了吗？我说忘了，妈妈让我追你。”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孩子和那位母亲，他们让我永远不要忘记学会感恩，对世界上不管什么人给予自己的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帮助和关怀，也不要忘记了感恩。

爱是不能比的

◆ 毕淑敏

我哺育我的儿子的时候，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枯萎和一种新的生命的诞生。

乳汁像一根银线，它迸射出来的时候，好像一束柔韧的蚕丝。我觉得自己胸前藏着两坨洁白的线团，乳汁缠绕在上面，很紧密，很细致，仿佛丰收时沉重的玉米穗。

儿子樱红色的嘴唇，噙住丝线的一端，开始孜孜不倦地缠绕他的生命之轴。那个小线轴，单薄、幼弱，仿佛露水雕成的。在这个峥嵘的世界上，无论遗落在哪一处角落，都会迅速被尘埃淹没。

我把我生命的线头给他，轻轻拍拍他的额头。他开始盘绕他的生命之线了，很贪婪，很执犟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本能。在这种原始的蓬勃的力面前，每一个母亲都感到由衷的狂喜：这是一个多么强健的孩子啊！

线团均匀地走动，发出像纺车一样平静的嗡嗡声。我的这一团线轴渐渐变小了，儿子的那一团线轴渐渐变大了，仿佛两盘电影胶片，那一盘上的景象，缓缓地移到这一盘上……于是，我的发白了，齿松了，骨脆

了，手颤了……但我乐此不疲，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精华，凝成又粗又韧白亮的丝线，给予你，我亲爱的儿子！

他像一台优质的小抽水机，喝起奶来没个够。我要吃许多的东西，饮许多的汤，然后经过我体内连我也不知晓的一系列复杂变化，成为一种洁白的液体。我很惊讶自己的这种功能，仿佛一座生物制品厂。青的菜，红的果，腥蹦的活鱼，黏稠的猪蹄，都褪掉了色泽，化解了异味。椒不会使乳汁变辣，醋不会使乳汁变酸，这真是一台好机器。我常常由衷地赞赏自己，这是我儿子置在我身上的田地。我要努力把这块土地耕耘好，争取一个又一个金色的秋天。

儿子出生时整整七斤，一个月以后，他明显地膨胀了。奶奶说，去称一称吧，这是当妈妈的功劳。只是到哪里去称呢？我说，把他挂在秤钩上吧，就像乡下称小猪崽那样。奶奶用一块花布将他裹起，来到一家卖水果的摊上。在充满着果香的秤盘上，儿子不安分地手舞足蹈，秤砣摇晃着，忽悠着，随着他小小的力气颠簸……终于，在一个极短的瞬间，他异常安静，秤砣像一只成熟的梨平稳地悬在空中……八斤半还多！好壮的孩子啊！售货员们大哗。奶奶把孩子递给我，扯下花布单，丢到白净的秤盘里，说刨刨皮儿，我们要个净重！售货员说皮儿就二两，您老人家放心吧！

我几乎可以每时每刻察觉到他的长大，像我们拼命注视一块钟表时，就可以看到分针的走动。我在哺育儿子的时候静静地听着，仿佛像木柴被火烘烤时轻微的爆



裂声，自那小小的躯体溢出，那是他的骨骼增长时的音响。我看见他像蝌蚪一样灵活的黑色瞳仁，像坠落的雨滴在云雾中长大。我摸着 he 像海带一样柔顺的黑发，感到它们在我的指间无可置疑地加长。我想象得出那些洁白的乳汁化成的鲜艳的血液，在他体内像红头绳一样，紧绷绷地流动着……

我为他的蓬勃生长而欣喜若狂，完全不顾及伴随而来的我的衰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以为这就是母爱，爱的峰巅。

直到有一天，一个女人对我说：你爱你的儿子，实质上是爱你自己。因为他是你血缘的继续。

那一刹，我的一种信念，像被击中的鸽子，从高空飘然落下。

爱孩子，像爱自己的手、自己的脚一样自然，值不得喧嚣，值不得标榜得无上崇高。惟有爱那与自己毫无干系的人，爱得刻骨铭心，爱得无怨无悔，爱得为了他献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这才是爱中的极品。那女人说。爱是不能够比的。我对她说。

家的快乐有时在房子外面

◆ 蒋子龙

闹非典如被软禁，外界的所有活动都取消了，对作家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闷头写吧，可游泳馆一关闭，我就蔫儿了。游泳十几年，如同有烟瘾、毒瘾一般，每天早晨不在水里折腾一通，浑身不自在，干什么都没有精神。

天天关在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子相依为命，大眼瞪小眼，几天下来倒是老伴先受不了啦：“你天天闷在屋里老跟睡不醒似的，非典是染不上了，可时间一长这不被关傻了吗？”

闹非典闹的脾气有点邪，老伴的话是关心，我却没有好气地回敬道：“傻了省心，难得糊涂嘛！”

“别抬杠，明天早晨跟游泳的时候一样闹铃响了就起床，跟我去水上。我先打拳，你散步也行跑步也行，实在不想动就站在树林里听鸟叫，或冲着湖面愣神，也比赖在家里不出屋强。等我打完拳咱俩打半小时的羽毛球，我想运动量也够了……”

哦，这是怕我傻了给她找罪，想来已经为我的状态动了不少心思。她本来每天早晨在住宅小区的空场上跟一群女人先打太极拳后要剑，有音乐，有头领，要把完

了还可以唧唧嘎嘎，东家长西家短，不亦乐乎。为了陪我不惜放弃自己的习惯和快乐，这就叫“老来伴”。这个情我得领。

所谓“水上”，即水上公园。是天津市最大的公园，有东西两片大湖，分南北两部分，北部精致，供游人娱乐的设施也更多些。南部浩大，还保留着诸多野趣，是动物园。我之所以从市内所谓的“欧洲风情街——五大道”搬到了市外的“水上花园小区”，就是冲着这两湖水和硕果仅存的一片林木。谁叫我名字里有个“龙”字呢，喜逐水而居。北方太干了，连续多年的干旱，地干透了，人也干透了。

第二天早晨，老伴提上一个兜子，里面装上羽毛球和球拍，用矿泉水的瓶子灌满凉白开，还放进两个香蕉，说运动后的二十分钟之内要补充糖分……挺正规，一副教练口吻。到公园门口她先花一百元买了两张年卡，我不觉一惊：“呀，你怎么就断定非典能闹一年？”

她说：“买门票一个人每次是十五元，买月卡二十五元，你说哪个划算？”

“好好好，年卡就年卡，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游泳馆一开我就不来了。”

“你爱来不来，好像谁还非求着你不行。”

别看拌两句嘴，一进了公园心情立刻就变了，嗨，水阔树茂，微风扬花，春来阳气动，万物生光辉。空气带着花草的清芬，吸一口清凉清新，清澈透肺。我心胸大畅，真想敞开嗓子喊上几声……其实公园里已经有人在喊，此起彼伏，相互应和，有的高亢，有的尖利，有

的粗嘎，有的古怪，有的唱歌，有的学戏，有长调，有短吼，有男声，有女腔，有的在林子里喊叫，有的则扬着脖子边走边喊，旁若无人，随心所欲，只管自己痛快，不管别人的耳朵是否能接受。我还不那样，只有走到清静的地方，看看四周没有人了就猛地喊上两嗓子，老伴撇着嘴偷笑。但喊着喊着胆儿就大了，声音也放开了，学虎吼，学鸟叫，只是怎么学都不大像。倒是老伴学布谷鸟几可乱真，有时还能跟树上的真布谷鸟呼应上几句……

老伴像野营拉练一样在前面走得飞快，一边走一边指导我：“不能松松垮垮，慢慢吞吞，走要有个走的样子，才会有效果。”我不知她要达到什么效果？来到西湖南岸的一排大柳树下，她选中了一块幽静清洁的地方准备施展拳脚，我则没有目的地开始慢跑，哪儿热闹就在哪儿凑，有时还会停下来看上一会……公园里不同的景区集结着不同的人群，玩着不同的花样，我跑跑停停，停停看看，等我兜了一大圈再回到柳树下，老伴的太极拳已经打完，正拿着根枯树枝当剑在瞎比划。看我回来就收起式子：“你一直在跑？还是又碰上熟人聊大天了？”

我说：“行啦，这又不是在家里，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我跑也跑了一会儿，聊也聊了一会儿，现在就要跟你大战一会儿。”

在公园里想找个可打羽毛球的地方太多了，我们选了一棵大梧桐树下的阴凉地拉开了阵势，一交手，我的兴致立刻高涨起来。原以为打球不过是哄着老伴玩，谁

料她竟能跟我真的打个不分上下。表面上我打的是攻势球，她处于守势，有时我倾全力狠命地连续攻上六七拍，竟不能把球扣死，反而被她回击过来打了我的空当。看来小区的这群老娘儿们不光是打拳练剑，还经常摸球。打球有对抗性、游戏性，因此就有乐趣，我们打了半小时，大汗淋漓，甚是过瘾。然后喝光带来的水，吃了香蕉，回家冲个凉，好不痛快！

从此，每个早晨又成了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每个人的家都是设在房子里面，但家庭的快乐有时是在房子外面。

人们还喜欢说人的本性难移，人是不可改变的。渐渐地我却觉得自己的性情变了很多。我生来脾气暴躁，小的时候曾骑着牲口打架打到邻村，眼眶被打破，差一点就成了“独眼龙”。当然也打破过别人的脑袋。后来以写作为生便成了文学的工具，性子不由自己控制，就更没准头了。不是有哲人说：自杀有一百种，其中就有嫁给作家这一条吗？以前我不发火的最高记录大概只有两个月左右，自打去公园跟老伴一块晨练，有一年多没有认真发过火了。

后来非典警报解除，游泳馆开放，我也先到公园跟老伴打上半小时的球，然后再去游泳，她则留在公园里打拳。有时感到光是晨练还不满足，吃过晚饭后也一块到公园里转一圈。说来真是奇怪，一到公园情绪就不一样，两口子便有话可说……

在这之前，老夫老妻的哪有多少话好说？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面对面，还要看电视里的新闻。吃过饭我